

乐活人生

蟹酿橙



Ruby

春天去杭州一日游,特地寻到当地老字号知味观餐馆,点了一只蟹酿橙。

蟹酿橙,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提及过,它是一道南宋名菜。20世纪80年代,杭州专门成立了宋代古菜研究组,将众多失传已久的宋朝菜重新恢复上桌,蟹酿橙便是“死而复生”的其中一道。

自几年前我在G20杭州峰会的国宴菜单里看到这道菜后,便很想一尝解好奇。

蟹酿橙的做法是将橙子的顶部切掉,挖出内瓤,留少许橙汁,将蟹黄、蟹肉、蛋液等调料放入橙子壳,再将切下的橙子顶部盖好,用保鲜膜密封好,放入蒸笼里蒸半小时左右,即可上席。

知味观里的蟹酿橙都是当场现做。等待了约一个小时,服务员才将蟹酿橙端上桌来。小心地拆开保鲜膜,只见橙盖雕刻着花纹,切开的部位呈波浪形,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我迫不及待掀开盖,尝了一口,蟹的鲜美、橙的酸甜,融合在一起,酿出了奇特绝妙的滋味。真佩服古人在茫茫字海中挑选了“酿”字做菜名,一个“酿”字,生动形象地刻画出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你依我依,回味无穷”的境界。

现场拍了张图发到了闺蜜群。一个闺蜜告诉我,她曾在西湖杨公堤的味庄餐厅吃过一次蟹酿橙。味庄对蟹酿橙做了更高级的改良,加入了杭白菊、香雪酒,味道更复合。她说:“吃蟹酿橙,是我和古人之间的无声对话,是一种心流。”的确,蟹酿橙绝不是狼吞虎咽的果腹之菜,而是一道可以静静体味“从前慢”的风雅菜。

这次我没有去味庄寻味,准备留点念想给未来。等下次再去杭州,即打算去味庄餐厅也点上一只蟹酿橙,比较比较与知味观的口感差异。



章忠

今天和同事一起踏春游玩,遇到蜂农老刘。他是河南人,带着一箱箱蜜蜂,千里迢迢追着花儿奔赴这里,这个季节是他最忙碌的时候,眼前满眼的油菜花在我们眼里是美景,在他眼里是汨汨流动的蜂蜜。蜂蜜是甘甜的,养蜂人的生活却是无比辛苦的,一年四季满世界跑,风餐露宿,生活简单而枯燥,寂寞孤单的滋味,一般人很难体会到。看到我们在不远处给他拍照,笑容如花一样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开来。

老刘正在收蜜,他指着

甜蜜的事业



漫天飞舞的蜜蜂,提醒我们不要靠近他,我大声问他辛苦不辛苦,他回答:“没有苦哪来甜呢?吃得世间苦中苦,方能尝到人生甜如蜜,

哈哈,瞧我是不是自吹自擂、自我陶醉?”

我和同事们都给他竖起大拇指,他笑得更灿烂了。

楼顶的春天

帮助,让两株油菜花的种子在楼顶瓦缝中有了栖身之地。没有浇水,更没人施肥,完全靠老天爷的照顾,它们在夹缝中求生存。

楼顶这两株普普通通的油菜花,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球。它们用美丽的身姿,传递着春天的讯息。楼顶油菜花让我感慨万千,环境条件再差,只要播下希望的种子,就会有收获美好。



独黑嘿,不如众黑嘿



江建华

晚上在食堂吃饭,遇到几朵报花,其中一朵已有好些日子没见,见面就说我晒黑了。其实,自从干摄影以来,我的肤色就没白过,如果非说也有白些的时候,估计也只有冬天那一小段。至于肤黑貌丑气质差的原因,我觉得常年日晒雨淋只是一方面,究其根本还是我的潜意识里不喜欢男人细皮嫩肉的模样。

我唯一一次用防晒霜,还是9年前去海南采访南通泳友横渡琼州海峡那次,据说不涂抹一番会晒掉一层皮,自然也就老老实实接

受了好心人的忠告。我记得有一次去汗蒸房,遇到一个已经有些谢顶的男人贴着面膜,我都恨不得去替他揭了。所以,跟我玩得来的,走得近的,大多比较黑,退一万步,至少不那么白,不然我会觉得像是扎在女人堆里那般难受。倘若他还娘炮,那就更玩不到一块儿去。当然,年岁渐长后,似乎也能接受要保护皮肤避免晒伤的观点,但行动总是会落后好几步,因此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,真不指望自己皮肤哪天变得不那么黑。

皮肤黑也有皮肤黑的好处,女人跟我在一起,大多不会因为肤色而感到有压力。我跟比我胖的糙老爷们在一起时,就特别放松,但当我在电梯间遇到苗

条的妹子,我就会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,尽量不让圆滚滚的肚子进一步放大中年大叔的油膩。皮肤黑的另一个好处,是下厨被油溅灼出的斑点也不那么显眼,这就好比月亮一出来,星星自然就少了一样。

临睡前,那个江豚巡护群里滴滴响,原来是兄弟们在讨论这几天拍江豚晒黑了云云。细细一想,我这几天似乎比他们晒得更久,难怪今晚报花说我黑了好几度。我默默在群里敲上:独黑嘿,不如众黑嘿。

报人
Blog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左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联系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

生活百味

花木的名字



丁维香

在朋友家玩,看见她家里的一盆栽树挺好看的,朋友说叫“发财树”,寓意发财、平安。我诧异,还有这样的树名?朋友笑道:“这有啥奇怪的,还有叫‘摇钱树’‘元宝树’‘金娃娃’的呢。”

哦,我明白了,这些“金光闪闪”的名字,一定是出于人们自己求财、求富的心理,硬塞给它们的。可是,它们知道自己叫这样的名字吗?它们接受、喜欢这样的名字吗?它们本来的名字又是什么呢?

上网一查,“发财树”叫瓜栗,“摇钱树”叫雪铁芋,富贵竹叫竹蕉,“金娃娃”叫萱草……

我不太喜欢那些太过功利性的名字。尽管给花木们取了这样的名字后,可以给商家带来更多买主;而买它的人抱着一盆“摇钱树”,期望着财源滚滚而满心欢喜。我还是喜欢它们的本名,不然的话,屈原“公子忘忧兮,树萱草于北堂”,变成“树金娃娃于北堂”,是多么的俗气。

孔子说: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如果我们在教孩子们认识这些花木的名字时,最好告诉他们除了“俗”名,它们还有一个真正属于它们的名字。

菜场随拍



建筑师 61319.
郭俊

菜场的老狗,懒洋洋地趴着;我找了几个角度,发现还是想让它回头。于是在它身后连喊几声“小狗狗”,这狗到底灵敏度降低了,左顾右盼几个方向后,才找准了我的位置。然后愤然而起,冲到我身边,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对着我一阵怒吠。

我知道,它肯定会发火的,因为我藏在它身后,举着手机拍它的动作,非常疑似攻击。

可见,害怕与痛恨被偷窥,是一种本能;不光人有,动物也有。

